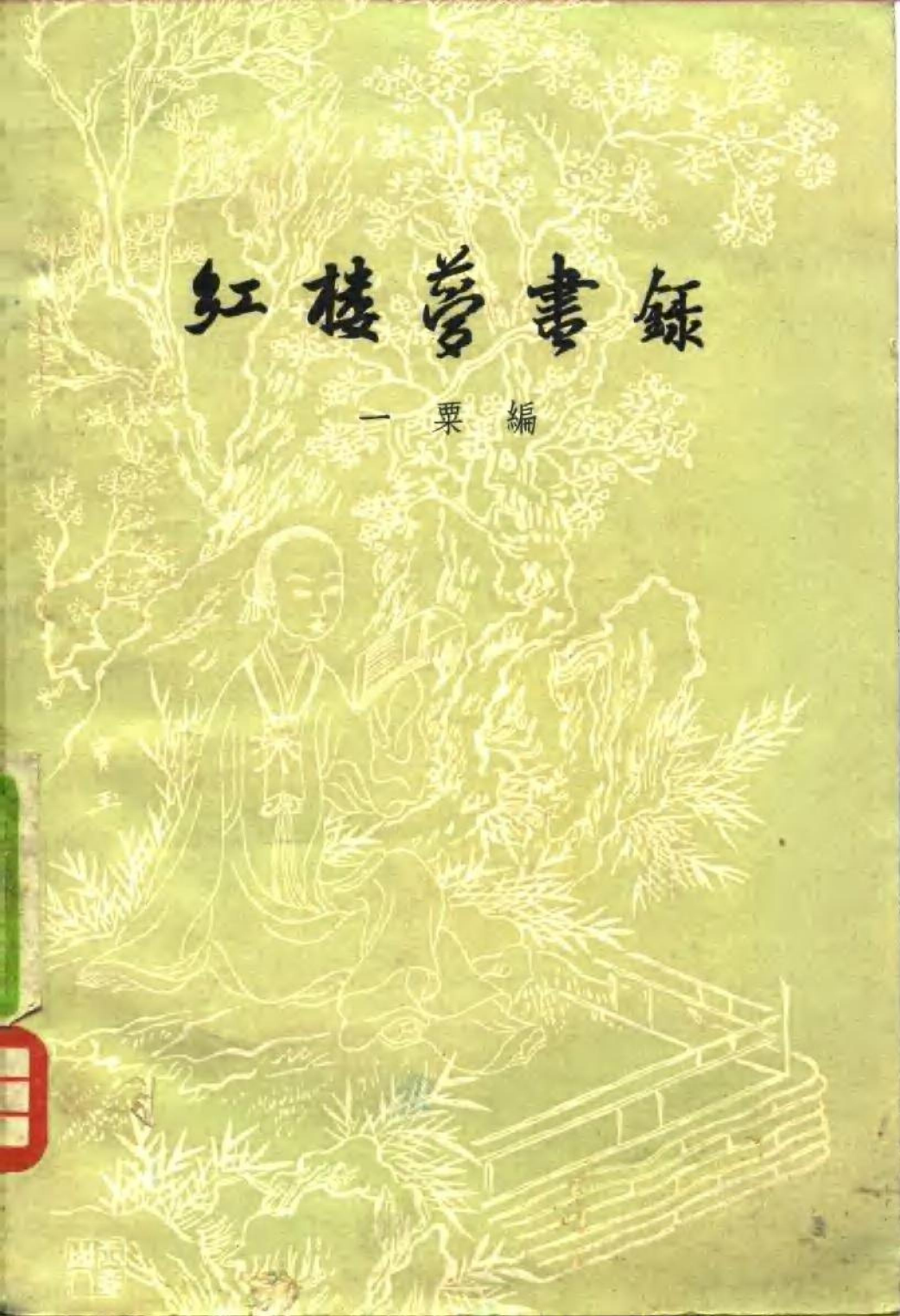


紅樓夢書錄

一 栗 編



50930

215+53

2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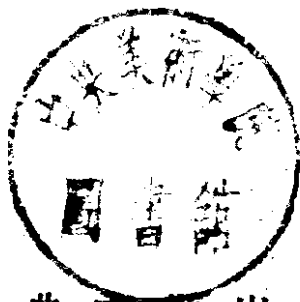
紅樓夢書錄

一粟編

24/25



美院图书馆 B0044665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上海

紅樓夢書錄
一粟編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86 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书号 202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 字数 277,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定价 (7) 1.30 元

例 言

一 這是一本資料書，僅供研究者查檢之用。

二 它蒐集了從“紅樓夢”問世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為止的有關作品約九百種，酌加提要或摘錄。對“紅樓夢”研究展開批判以後，應該構成一個新的單元，將來另編。

三 其中反映了二百年來“紅樓夢”的流傳之廣和影響之巨，決不限於一時一地。儘管在曹雪芹死後不久，就已經有人武斷它非“傳世小說”；接着從嘉慶朝起經過玉麟、裕謙、丁日昌、潘順之等人不斷的禁燬，連戲曲都不准開演，可是大量而普遍的事實本身給出了最嚴峻的回答。其實，不但清廷最高統治者，就是宣布嚴禁的江蘇巡撫丁日昌，私下也是喜閱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的。當然，許多作品，尤其是續書、詩文方面，不可避免地麇雜着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用和歪曲，讀者自能辨別並加以批判。

四 所錄以書面形式者為限，余如壁画及木雕、刻瓷等工藝品之類，概未收入。附帶說明：外文收了幾種譯本，而未收報刊文章；仿作因牽涉較遠，又難嚴格區分，只簡單地選錄了一些；評論不包括文學史、概論中的部分，詩詞不包括追和書中人之作，戲曲不包括劇評等。此外，史、集、筆記中有关“紅樓夢”及其作者的片段，為數甚多，不在此例。這些尚待異日擇尤纂輯。

五 每類之中略依年代先後排列。凡未註記載出處或藏家者，多系編者個人所收藏或錄副。

六 條目很不完備（特別是戲曲和報刊評論），而且錯誤一定不少，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一 粟 一九五七年六月

目 錄

例 言	1
版本、譯本	1
續書 (附：仿作)	85
評論 (附：报刊)	165
圖画、譜錄	239
詩詞	261
戲曲、电影	311
小說、連环画	405

版 本 · 譯 本

版 本

过錄乾隆甲戌(1754)脂硯齋重評本石头記

脂硯齋評。殘抄本，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共十六回，第十三回首頁缺小半角。原分裝八卷，第二十八回后刘銓福跋：“脂硯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本不从臆度。原本与刊本有不同处，尙留真面，惜止存八卷。海内收藏家更有副本，願抄补全之，則妙矣。五月廿七日閱又記。”今十六回各为一卷，分裝四册。卷首題：“脂硯齋重評石头記”。首凡例。正文每面十二行，行十八字，楷書。有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后总評。

凡例：“‘紅樓夢’旨义。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宝鑑’，是戒妄动風月之情；又曰‘石头記’，是自譬石头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点晴矣。如宝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之点晴。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鑒‘風月宝鑑’四字，此則‘風月宝鑑’之点晴也。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系石头所記之往來，此則‘石头記’之点晴处。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則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从古之称；凡愚夫妇

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敘閨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余、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竈繩床，其風晨月夕，塔柳庭花，亦未有傷于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為不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以悅人之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綱正意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并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时有涉于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此本刘銓福旧藏，有同治二年(1863)、七年(1868)等跋；后归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为胡适收買，致未印行；周汝昌有錄副本。刘銓福，字子重；号阿癩癩、髻眉、云客、白云吟客，大兴人，同治九年(1870)刑部郎中。同治四年(1865)濮文暹、濮文昶跋：“‘紅樓夢’虽小說，然曲而达，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宝之。青士、椿餘同覲于半畝園并識。乙丑孟秋。”濮文暹，字青士，溧水人，生于道光十年(1830)，卒于宣統元年(1909)，与其弟文昶字椿餘同为同治四年進士，均半畝園西賓，見崇实“惕齋年譜”及唐晏“涉江先生文鈔”等。俞平伯“脂硯齋評石头記殘本跋”(載“燕郊集”)：“此余所見‘石头記’之第一本也。脂硯齋似与作者同时，故每撫今追昔，若不勝情。然此書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硯齋評原本，乃由后人过錄，有三証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鈔寫时將墨筆先留一段空白，預备填入硃批，証一；誤字甚多，証二；有文字虽不誤而鈔錯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頁三)宝玉滴下淚來，无夾評，却于黛玉滴下淚來有夾評曰：玉兄淚非容易有的，此誤甚明，証三。又硃筆所錄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經后人附益，亦屬难定。其中有許多極关緊要之評，却也有全沒相干的，繙覽即可見。例如‘可卿淫喪天香樓’，固余之前說，得此益成定論矣；然第十三回(頁三)于宝玉聞秦氏之死，有夾評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务者可卿也，今聞死了，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歎。此不但違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書之說宝玉亦屬乖謬，豈亦出脂齋手乎？是不可解。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語，爰志所見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觀者。二十年〔1931〕六月十九日。”

回目第三回作“金陵城起復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第五回作“開生面夢演紅樓夢，立新場情傳幻境情”；第七回作“送宮花周瑞歎英蓮，談肄業秦鍾結寶玉”；第八回作“薛寶釵小恙梨香院，賈寶玉大醉絳雲軒”；第二十六回作“蜂腰橋設言傳蜜意，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但第二十五回回目則同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書屋本“新鵲全部繡像紅樓夢”（以後簡稱程甲）。

過錄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

脂硯齋評。殘抄本，存第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回，共四十回；內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系抄配，第六十七回後題云：“‘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菴補抄。”第五回前箋條：“春困葳蕤擁繡衾，恍隨仙子別紅塵；問誰幻入華胥境，千古風流造業人”，同戚本。正文每面十行或十一行，行三十字或二十五字。有雙行夾評、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後總評。

此本董康舊藏，後歸陶洙，現歸文化部。

回目同過錄乾隆庚辰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同程甲。

過錄乾隆庚辰（1760）秋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

脂硯齋評。殘抄本，存第一至六十三、六十五至六十六、六十八至八十回，共七十八回。分裝八冊，除第七冊外，每冊十回。第十七、十八回未分開；第十九回無回目；第二十二回未完，回後總評：“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1767〕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詩，回前總評：“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第八十回無回目。每冊首頁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冊起加題：“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每回首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正文每面十行，行三十字，但所據底本，每行殆系三十五字。有雙

行夾評、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后總評。

此本徐郿舊藏，后歸燕京大學圖書館，陶洙等有攝影本：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徐郿字星曙，號頌閣。李壽民“還珠樓叢談”（載1947年2月“茶話”第九期）：“記徐頌閣藏脂硯齋舊鈔八十回本‘紅樓夢’，……胡適之先生撰‘紅樓夢考証’即據此本，且為長跋，今原書及跋均藏徐氏”，胡跋即其“跋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載“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或謂獨坐幽篁圖李葆恂題詞所雲端方藏稿本八冊即此。

回目第三回作“賈雨村賁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書前作都京〕”；第四回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第五回作“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第六回作“賈寶玉初試云雨情，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第七回作“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宴寧府寶玉會秦鐘”；第八回作“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第九回作“戀風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頑童鬧學堂”；第十四回作“林儒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第二十五回作“魘魔法姊弟逢五鬼，紅樓夢通靈遇雙真”；第二十八回作“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第二十九回作“享福人福深還禱福，掛情女情重愈掛情”；第三十回作“寶釵借扇機帶雙敲，椿靈划薺痴及局外”；第三十六回作“繡鴛鴦夢兆絳芸軒，識分定情語梨花院”；第三十七回作“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第四十一回作“櫳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紅院劫遇母蝗虫”；第四十二回作“蘅蕪君蘭言解疑癖，瀟湘子雅謔補余香”；第五十回作“蘆雪廣爭聯即景詩，暖香塢創制春燈謎”；第五十二回作“俏平兒情掩蝦鬚鐲，勇晴雯病補雀金裘”；第五十六回作“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体”；第五十七回作“慧紫鵲情辭試忙玉，慈姨媽愛語慰痴顰”；第五十八回作“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第五十九回作“柳叶渚边嗔鶯咤燕，絳云軒里召將飛符”；第六十一回作“投鼠忌器宝玉情臟，判冤決獄平兒情權”；第七十四回作“惑奸讒抄揀大觀園，矢孤介杜絕寧國府”；第七十六回作“凸碧堂品笛感淒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第七十八回作“老學士閑征艷釐詞，痴公子杜撰芙蓉誄”；第七十九回作“薛文龍悔娶河東獅，賈迎春悞嫁中山狼”；余同程甲。

過錄乾隆甲辰(1784)本石頭記

脂硯齋評。山西文物局藏抄本，八十回。首乾隆四十九年(1784)菊月夢覺主人序。有雙行夾評；又第十九回前總評：“此回寫出宝玉閑闖書房，偷看襲人，筆意隨機跳脫。復又襲人將欲贖身，揣情諷諫，以及宝玉在黛玉房中尋香嘲笑，文字新奇，傳奇之中殊所罕見。原本評註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刪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夢覺主人序：“辭傳閨秀而涉于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紅樓富女，詩証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藉以命名，為之‘紅樓夢’焉。嘗思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書’、志乘、檮杌，其事則聖賢齊治，世道興衰，述者逼真直筆，讀者有益身心。至于才子之書，釋老之言，以及演義傳奇，外篇野史，其事則竊古假名，人情好惡，編者託詞譏諷，觀者徒娛耳目。今夫‘紅樓夢’之書，立意以賈氏為主，甄姓為賓，明矣真少而假多也。假多即幻，幻即是夢，書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詞無妄誕，說夢豈無荒誕，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賈宝玉之頑石異生，應知琢磨成器，無乃溺于閨閣，幸耳關雎之風尚在；林黛玉之仙草臨胎，逆料良緣會合，豈意摧殘蘭蕙，惜乎標梅之歎猶存。似而不似，恍然若

夢，斯情幻之變互矣。天地鍾靈之氣，實鍾于女子，詠絮九熊，工容兼美者，不一而足，貞淑薛姝為最，鬢婢嫋嫋，秀穎如此，列隊紅妝，釵成十二，猶有寶玉之痴情，未免風月泛貶，此則不然；天地乾道為剛，本秉于男子，簪纓華胄，垂紳執笏者代不乏人，方正賈老居尊，子姪躋躋，英年如此，世代朱衣，恩隆九五，□□□□□□□，不難功業華衰，此則亦不然。是則書之似真而又幻乎？此作者之闢旧套開生面之謂也。至于日用事物之間，婚喪喜慶之類，儼然大家體統，事有重出，詞無再犯，其吟咏詩詞，自屬清新不落小說故套；言語動作之間，飲食起居之事，竟是庭闈形表，語謂因人，詞多徹性，其談諧戲謔，筆端生活，未墜村編俗俚，此作者工于敘事，善寫性骨也。夫木槿大局，轉瞬興亡，警世醒而益醒；太虛演曲，預定榮枯，乃是夢中說夢。說夢者誰？或言彼，或云此。既云夢者，宜乎虛無縹緲中出是書也，書之傳述未終，余帙杳不可得；既云夢者，宜乎留其有余不尽，猶人之夢方覺，兀坐追思，置懷抱于永永也。甲辰歲菊月中浣夢覺主人識。”

乾隆己酉(1789)抄本石頭記

吳曉鈴藏殘抄本，存第一至四十回。首乾隆五十四年(1789)舒元煒序，次舒元炳題沁園春詞，次目錄。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四字。第五回首一詩同戚本。

舒元煒序：“登高能賦，大都肖物為工；窮力追新，只是陳言務去。惜乎‘紅樓夢’之觀止于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文，觀其竅，閑情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為嫌。矧乃篇篇魚貫，幅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已有二于三分。從此合丰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爰夫譜華胄之興衰，列名媛之動止，匠心

独运，信手拈来，情□乎文，言立有体，风光居然细腻，波澜但欠老成，则是书之大略也。董园子偕弟澹游方随计吏之暇，憩绍衣之室，维时溽暑蒸，时雨霏，苔衣封壁，兼□□问字之宾；蠹简生春，搜篋得卧游之具。迹其锦心繡口，联篇则柳絮团空；泊乎謠波詭云，四座亦冠纓索絕。处处淳于炙輠，行行安石碎金。□□断香零粉，忽尋声而獲爨下之桐；虽云玄□□□，□□□□□□□□。筠圃主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沉顯晦之緣，离合悲欢之故，有如是書也夫？吾悟矣，二子其为我贊成之可矣。于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之五十三篇，特加讐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壁已完乎趙舍。（君先与当廉使錄者，此八十卷也。）覩其天室永絲蘿之締，宗功肅霜露之晨，乘朱輪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儼然七叶。庭前舞彩，膝下含飴，大母則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痴。御潘岳之板輿，閑園暇日；承華歆之家法，密室朝仪。刘氏三姝，謝家群从，雅有荀香之癖，时移徐淑之書。林下風清，山中雪滿，珠合于浦，星聚于堂。絳蜡筵前，分曹射复；青綾帳里，索笑联吟。王茂宏之犢車，頗傳悠謬；鄭康成之家婢，綽有風華。耳目为之一新，富貴斯能不朽。至其指事类情，卽物呈巧，皎皎灵台，空空妙伎。鎔金刻木，則曼衍魚龍；范水模山，則触地邱壑。儼昌黎之記画，雜曼倩之答賓，善戲謔矣，姑謀乐也。代白丁兮入地，褫墨吏兮燃犀。欢娛席上，幻出清淨道場；脂粉行中，参以風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濺天桃；借冷眼以觀时，風寒落叶。凡茲种种，吾欲云云，足以破悶怀，足以供清玩。主人曰：自我失之，复自我得之，是書成而升沉顯晦之必有緣，离合悲欢之必有故，吾滋悟矣。鹿鹿塵寰，茫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之悲；哀乐中年，我亦墮酸辛之淚。昔曾聚于物之好，今仍得

于力之强。然而黃墟回首，邈若山河（痛当廉使也）；燕市懸襟，雨分新旧。辨酸醎于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物理之无常，我亦曾經滄海。羊叔子峴首之嗟，于斯为盛；盖次公仰屋之嘆，良不偶然。斗筲可飲千鍾，且与醉花前之酒；黃梁熟于俄頃，姑乐遊壺內之天。客曰善。于是乎序。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園氏舒元煒序并書于金台客舍。”

舒元炳題詞：“沁園春：貴族豪華，公子風流，綺羅爭妍。歎眉尖常鎖，空驚才豔。帳前微語，竟說姻緣。兩美難并，一心誰屬，幼小情親意倍牽。尤堪羨，羨一家姊妹，个个能賢。酒酣芍藥橫眠，更翠羽輕披分外鮮。看斑衣起舞，卿真善謔；倩粧復整，我亦生憐。裘可重縫，花能解語，觴政平持巧令宣。重展卷，恨未窺全豹，結想徒然。澹遊偶題。”

回目第三回作“托內兄如海酬閨師，接外孫賈母憐孤女”；第四回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蘆葫案”；第五回作“灵石迷性難解仙机，警幻多情祕垂淫訓”；第六回作“賈寶玉初試云雨情，刘姥姥一進榮國府”；第七回作“送宮花周瑞歎英蓮；談肄業秦鍾結寶玉”；第八回作“薛寶釵小宴〔總目作恙〕梨花院，賈寶玉逞〔總目作大〕醉絳云軒”；第九回作“戀風流情友入學堂，起嫌疑頑童鬧家塾”；第十七回作“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奉旨賜歸寧”；第十八回作“隔珠簾父女勉忠勤，搦湘管姊弟裁題詠”；第二十回作“王熙鳳正言彈妬意，林黛玉巧語學嬌音”；第二十五回作“魘魔法叔嫂逢五鬼，通靈玉蒙蔽遇雙仙”；第二十六回作“蜂腰橋目送傳密語，瀟湘館春困發幽情”；第二十八回作“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第二十九回作“享福人福深還禱福，多〔總目作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三十回作“寶釵借扇机帶雙敲，椿靈划蔷痴及局外”；第三十一回作“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頭雙星”；第三

十六回作“繡鴛鴦夢兆絳云軒，識定分情悟梨香院”；第三十九回作“村嫖嫖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問底”；余同程甲（第四十回回目同，但總目則作“夏金桂計用奪寵餌，王道士戲述療妬羹”，蓋由第八十回誤置）。

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

民國元年（1912）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八卷八十回。扉頁題：“原本紅樓夢”，封面題：“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中縫則題：“石頭記”。首戚蓼生“石頭記序”，次目錄。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有雙行夾評及回前後總評；前四十回有近人眉批。

石頭記序：“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喉鼻，二牘而无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挾藻，立意遣詞，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豔冶已滿紙矣；狀閨閱則極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琅琊；寫黛玉之妬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繪玉釵金屋，刻画薌澤羅襦，靡靡焉几令讀者心蕩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褻，不可得也。蓋聲止一聲，手止一手，而淫佚貞靜，悲戚歡愉，不啻雙管之齊下也。噫！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然吾謂作者有两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峯；路看兩蹊，幽處不踰一樹。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祇挹清輝；如天雨花，但聞香氣；